曾忠襄公書札

曾忠襄公書札

卷之三目錄

復黃南坡
與李少泉中丞
與伯兄
與伯兄
與李少泉中丞
與萬篪軒
與毛寄雲中丞
與郭意誠

與黃南坡
與伯兄
與劉仙橋胡竹筠
與伯兄
與李少泉中丞
與伯兄
與趙玉班
與郭筠仙郭意誠
與毛寄雲中丞
與趙玉班

與黃南坡
與李少泉中丞
復吳竹莊
與伯兄
與季弟
與伯兄
與黃南坡
與伯兄
與沈幼丹中丞
與李少泉中丞

與伯兄
與季弟
與彭雪琴
致李少泉中丞
與伯兄
與伯兄
與伯兄
與伯兄
與彭雪琴
與萬篪軒

與毛寄雲中丞
與黃南坡
與伯兄
復郭意誠
與李少泉中丞
與趙玉班
與伯兄
與伯兄

曾忠襄公書札卷三

復黃南坡

奉二十九日手教敬承一切福體偶有違和想因天氣酷熱文日宣勞於籌畫叢集之間此皆東征諸軍上累明公之盡慮也所望以時飲食起居加意珍攝以慰具瞻東局保案旣與湖南保案相仿自必至公極當想長公必能如詳特奏國荃於皖報中亦必極陳吾叟與衆君子在湘所辦之歷試諸艱而後獲豪今日之利速宜有以報之也凡屬大局公事應預爲陳告者國荃無不仰承意指婉爲敷陳去冬今春兩次叟所面命曲折情形荃到皖後無不一一詳述此間之下甚佩吾叟創此宏謨備

嘗險阻艱難以成開源節流之業并允後此有呼必應上答盛心乃自吾去皖後彙詳無為巢含保案竟核聽戊諸公大名稟求奏請臨皖興辦淮鹽一案刻尚未行即函求奏署鄙欽一節亦尚未行不才詢厥由來始知心中亦殊以鄙見鄙言為是而外面却又不得不顧同城不知輕重者之一言致令我受知七年莫酬涓涘之報中心耿耿寤寐難安在大君子志切澄清事事以東南為念原無心獨厚於忘年之交而蒙乃適然幸遇之且始終沐而受之私情公誼曾未一答僅力戰於軍中不貽知我之羞分不能以賢事君以展宏材夙昔之抱負則自分我之克濟於世也究有幾何哉含而未申之忱固不能不向長者一

傾吐之耳然此心未嘗須臾忘之一　侯積誠既孚圖報有日會當天從人願亦意中事也意叟於時爲俊傑於楚爲功臣於我爲知己靜齋亦楚產之非偶然者荃對之皆有慚也數年以來與叟同維繫楚事乂安桑梓功在隱微利在他日惟我知之獨深矣佩慰曷已承詢及營中緊要三事皆有端倪協餉作批徑解深感次公高誼藥料已起解將來活人必多李熊徐孫四子當察其才以定留與否米糧需之甚亟不可坐待前已派薛炳煒星馳回湘向叟處領銀自辦計非三萬兩不可即來函所云者是在國荃已覺過於竭蠹歉忠何敢別有奢望昨次所商增募六千人一節叟與意叟商榷如度湘東之力均未能協則不

必以此議謀之中丞與次公卽或力能及之要亦必出自楚中官紳之羣以爲然斯可耳金陵大營之米不能不採及湘中查裏下河今歲亦旱昨始得雨耕種揚州仙女廟採辦實難過九洑洲現在雪琴駐裕溪口厚庵駐烏江戈船皆泊陸營後二十餘里之大勝關求一船護衛釐卡且不可得遑言撥米於下游乎薛炳煒買米之事求湘中開禁想可見行并希訓示薛辦理爲叩此間新添僞湧王一股萬三千餘人飽軍須中秋後乃可到然敝軍尚能獨禦之也

與李少泉中丞

正封函間奉到七月初一日鈞批荷蒙先撥四萬兩此恩此德

感何可言從茲圖報靡涯惟有永矢弗諼而已滬上艱難情狀亦至於此國荃不能稍爲我公分憂勞於萬一而顧爲此不情之請瑣瑣上瀆誠爲冒昧所有蒙恩批允鉅款若能於十二月以前分批勻解以濟二萬人之急需則感戴中丞之厚德尤無既極如司道核詳不能如數應付中丞毅然主之則司道亦必承意籌畫緩其期以濟吾困乏或事在可行也承行知奏捷之章佩慰無量以後懇乞札行俾衆知憲綱不可假借亦免荃讀咨而惶悚勿安也

與伯兄

接初十日手示驚聞希庵中丞丁內艱而其病亦尚未全愈實

爲系念此公擔當皖北苗捻諸事其神光尚能射注鄂之邊疆良由謀勇沈毅其部衆强而善戰實他人之所弗能及也今以孝去則皖北軍務皆煩兄籌畫又多一番思慮矣成毛蕭蔣之軍至今悉食鄂餉乎抑須別籌津貼乎念念少泉中丞批解四萬兩係弟前稟危苦之詞向渠哀求者茲將稟與批抄呈察閱來示云少解一萬兩似非所宜此間病勇之多死喪之甚斷非每月二十天餉所能周轉無窒礙者弟方擬月得兄處九萬仍然東扯西支當稍有所得彌補新欠別謀生財之道以完積欠則可振興志氣整頓營務求立於不敗之地此因所部老營懸欠已十個月不得不權宜以謀放假更替之費也若他處稟求

協濟之項仍在此二十天之內不特事久難行即弟亦不樂為此儕仰求人之策矣伏祈勿扣此一萬并希照常惠解為禱東征局保案詳文到日求俯賜如詳出奏亦鼓勵籌餉之一端也南坡來函呈閱仍乞發還希帥處弟與季弟應如何致禮達情之處乃為大方求訓示施行茲專人送保案公文祈早為奏咨飭行以昭鼓勵

與伯兄

試辦票鹽請文票等件須向筧軒處請領弟容日再飭令江元昌等如法辦理查筧軒詳文內未議及金柱大勝二關之釐或完或繳歸安徽一層仍請示諭以便照辦吳城既係充籌餉不

歸江西則弟不得覬覦雪之積欠亦應完且內湖水勇亦應加作四兩二錢與外江同加乃爲公允也繳喬之課稅兄止算及千引二千三百串之數試算及由萬引而至十萬引之稅則多矣大可望耳積欠過萬引後則不得不請札提耳然招商運引多少目下先難預定請暫置議爲荷省中穀米已罄須早計畫查今年襄下河亦旱六月後乃得雨耕種湘鄂江三省收獲之時皆苦於雨多明年仍恐穀荒也

與李少泉中丞

前奉鈞批俯允協餉當即宣示各營莫不歡欣鼓舞感戴慈仁國荃亦加函敬布謝悃想可先達英盼此間近日平穩新添僞

湧王一股萬餘人到已數日然不過羣酋窺伺形勢其大隊尚未來猛犯營中病者十居其八病而死者百人之中或十四五人不等誠爲可憫不知滬上軍士亦有疾病否念念此間前已建醮禳託神庥而病者不止近又仿古之儺禮以贊神冀鼓動勇士歡悅之氣或可以却病延年耳希庵中丞病未全愈遽遭其太夫人之憂大約即日星奔回籍皖北苗捻諸事 朝廷正藉希帥爲長城今一旦倏以孝去關繫正亦甚大成蕭蔣毛王諸將論者謂金逸亭能聯絡用之逸亦明白吏事與調度之政不知希帥與長公商及此人否漕台吳帥昨有函來云派上元唐瀹令江甯胡克文令來大營八月可到則地方民事有

主持矣奉上開單擬保捐一稟祈中丞察核洋鎗洋藥求早頒發爲叩

與葛筦軒廉訪

頃閱尊處爲和駿發酌減釐錢試辦票鹽之詳文洞悉商民之情毫無窒礙事必可行佩極感極適弟亦正在招商試辦此事爲籌款淸積欠之計業已與四五商人面爲確訂渠等出貲本由弟處請文領票轉發昨派人向督院請領頃得復諭云係由尊處主辦囑弟派一人帶各商人赴安慶至尊處請領文票茲特馳此函并開列名單伏祈閣下照塡票五套辦文書五角發交來手是爲至懇其引數之多寡則令該商持弟函赴喬公處

塡註可也如不能相信亦必由尊處塡定方爲合律則請每票塡二千引爲犒弟則多招三五水販合夥試行四五票以觀效驗如果有益於餉則長此行去概照尊處所定章程辦理總期於餉項有益於民間有益若果能了清積欠亦可爲督院及糧台少分憂勞耳如尊處必須敝處公文乃可發文票弟則容日補牘奉達如尊處必須水販見面乃可發票弟則容日令一商人上安慶謁見如或領文票另有他項費資弟亦皆令其承認統祈閣下詳悉示明爲感如可通融便照此函發票發文則祈辦交來手更爲快便均聽裁酌施行又細繹詳文內祗論安徽境內自荻港至蕪湖口五處之釐卡而未指及金柱大勝二關

之釐卡不知後此票鹽過關商人其完大勝金柱二關之釐乎抑第照票經過乎大勝金柱二處之委員查鹽凡屬皖鄂票商經過之鹽船其令他照常完釐而去乎抑祇驗票放行乎均煩閣下面禀督院訓示施行弟意金柱關或可照驗放行大勝關乃屬蘇境其釐金楊彭之水師亦占四成不特鄂之票商應納大勝關之釐與納安慶鹽河卡同即皖之票商探鹽赴江西者亦應完納大勝關乃為公允不然官帥所招廣商運淮鹽赴鄂者商人竟贏至十二兩一引則賺錢太多而下游軍餉太苦也此事可否以公文詳請督院咨商官帥亦煩面請訓示函告弟處為荷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吾鄉俚詞也弟恆持此意以

籌兵籌餉迨後來往往如願而償所以不避嫌怨不計勞瘁不以畏難而阻意中止亦不計人之厭我忌我但求其有成效此外皆在所弗惜耳此次意欲試辦淮鹽以餉積欠亦立此志統祈閣下呈明於督院之前果能相助為理則效亦必有可睹者矣督院批弟詳文已飭尊處將劉履祥之差全局差事一併撤去目下尚無替人查該局有守備曾毓衢者確是鄉里老成人絲毫不苟實為可靠且在彼處亦是熟手求閣下回明即日札毓衢接管必不荒唐俾弟可以調劉履祥回營與明一切深為公便此人聲名雖劣然歷次為我謀贍軍餉亦極忠若官錢官鹽及生意手段之盈餘亦係充餉點滴皆歸公用此事究無不

可對人言者所以上司雖撤退之弟究不忍終負之必仍調之回營也如劉履祥有稟至尊處乞假卽或不委會銜接辦亦求批允爲荷此間近日平穩惟病疫極多死者不少前日建醮以乞神庥迄未少減頃擬仿古儺禮以饗神不知何如希庵中丞遽以孝去皖北之事又多一番籌畫也

與毛寄雲中丞

國荃到安慶後奉達一函謝老兄飲食教誨之德想已入覽弟在皖城小住未滿十日遂率師揚帆東下皖中事經長公部署諸有頭緒希庵中丞戾皖與長公心志相孚謂無一人一事須更張者故其羣下相安耳刻下賊燄未熾兵事儘可支持惟月

須浩饟四十餘萬而楊彭之水師多李之部曲左帥入浙之勁旅江右防邊之雜軍月糈尚不在此數內其入款之有著者惟江西之漕折五萬江皖之釐金不過十二三萬湖南東征局之三萬此則按月能解者至於鄂中月協三萬則所解恆不能如數通盤計畫除各路已欠之八個月外每月尚有必不可少者二十餘萬無可指望現値路路進兵與賊相敵當之時內顧所藏其不充實也如此而外察皖境各郡縣之民餓莩載塗廬無完椽其存者流離失所菜色柴形室無籽種力不能耕危坐以待斃盡者十居其五蓋其光景之窮蹙不堪也又如彼故用兵於此時此地殊難為懷且不知所以為計耳前者南與鈞與議

及粵東籌餉之策藉資東征之用長公昨已允於覆奏朱侍御疏中及之查此次垂詢之件我公亦應覆陳未知亦既及之否倘相處各在二千餘里外大臣對答於其　君彼與此不謀而皆同則　上之應乎臣下也如響矣第未知簡派之人能綜核利源推行無窒礙否彼中大吏不致掣肘否吾儕急思止渴情殷望梅欲求青黃不接之時重有生機惟恃乎此繼思此說縱得行之於粵其餉之波及於皖者當在六月以後矣目下且有鞭長莫及之憂公去年拯我急難批允協濟鉅款已蒙亥山方伯惠籌解半尚有未惠給者四萬餘兩若能於無可設法之中通融籌措如數賜解則四月五月士卒無枵腹之苦感戴高誼

不知所報惟有在軍躬自淬厲以誌不忘而已弟二十九日乃抵無爲州境旬日間進兵規取巢縣李少泉一軍初二自皖啟行亦須待巢縣得手後乃克由含和一路向鎭江指發耳

與郭意誠

前奉呈公函想已達覽弟在皖中晤周壽珊吳桐雲李眉生諸君皆一時之豪也壽珊力量尤堅實眉生器識尤閎通眉之相人論事其能入精微而無所偏倚與叟同一公明此固世所罕覯者爲不懲益陽一老慣聽委瑣偓促人之論恆以先入者爲之主故所愛所憎每失其當不憑虛心體察不憑詢事者言而專憑庸衆人悠悠之口品第是非毀譽焉出於此黜陟焉

并皆由於此而當時有一二負閭望者亦𠷣其說相爲簧鼓或獨岀於道爲之先驅或拔幟相從爲之後勁以臆說斷定世人之美惡而實究其所謂善美者何嘗遂至於斯耶卽其所謂穢惡者又何嘗如是之甚耶識者聽之不過付之一笑而已眉之所見所論在鄂時已如此故吾心不覺泰然有以自處也以與之持身涉世光明磊落如此而亦有微詞於鄂者眉亦嘗深求而細論之大約脂韋之流有所求於湘而不得幸獲厠身於鄂混跡於英山太湖帳下賤役以爲榮遂藉以鳴昔日屯蹇之由益陽一老無意而聽之亦不復推求其所由來而遂深信之故雖以子母洞水之淸而亦與沅江浦口之水同被濁流之名計

歎也查去冬後聲噪太息想已各返林巢矣弟因聞眉諭而覺平廣大之境生於心用敢述於知我愛我者之前非敢欲自表白也亦非有所怨尤於不慭之老也祈與諒之弟初一日至三山夾旬日部勒新軍布置後路卽率老營規取巢縣一路其得手之難易須至彼中審視乃知之容續以奉告耳中丞仁厚正直吾湘之福與運籌帷幄邊民多蒙其庥治事於內直宿於外似非長久安楚之道伏冀移宿署內爲荷此非第中丞公之所至懇抑亦湘中父老子弟有道君子所共祝以安吾楚者耳

與黃南坡

國荃到皖兩奉書於閣下不知達到否皖中情形布置雖井井

惟兵日多而餉無所指春杪夏初便覺難度而自夏徂秋更不知所以爲計耳長公自治兵以來籌餉恆穩守六字訣往往因噎廢食蓋其爲客時慘淡經營以謀之者屢多畫地爲餅深知主人强而有力不令客自飽其饔飧故至今猶視爲畏途耳前者叟與筠意籌議粵釐濟餉長公深服其策之可行始則憚爭峰之撓抑而不敢發遲之經旬適有朱侍御疏告之件須發酌議乃決計將此意條陳於覆奏之内計亦近日可拜發矣其有濟與否仍聽粵中之所命固不可得而强也自咸豐三年以後心心相印始終護持不以遠邇榮悴而稍易凡百所需無不竭力以相濟昨屈指計之其人詎可多得惟叟前後十年如一日

固無分乎境之險夷與運之屯亨耳感激弗諼心藏心寫如與
鄙人之與叟同其篤摯豈有殊耶席談巷議之所囑均已述有
端倪似尚無不可惟寺日照耀須犯衆論之不避恐難急切以
相酬耳國荃辱承忘年之知遇處處顧護無微弗至從戎六載
未立寸績以報知己今遂遽竊高位未足為幸欲求於軍事不
隕越顛覆以貽賢哲羞也難矣但謹慎以俟遲速唯命前咨請
之米三四月能如數惠給否念念寄雲中丞公批允協款尚有
四萬餘兩未得比歲四五月餓軍甚難度日頗望宏山方伯籌
備此款濟我急需尚乞叟與筠叟先通款誠國荃徐當以書奉
懇也初一日軍行抵三山夾旬日乃規取巢縣李少泉一軍赴

援鎮江亦祇能開道由和含而進鮑軍擊青陽尚頓兵城下楊
逆率巨援已至近日當有大戰餘俟續陳

與伯兄

國荃在大通阻風附陳一信次日仍阻泊未能行二十九日乃
至荻港上十里初一日午刻至神塘河口擬即以二營開赴運
漕换出湘後左右營以二營開赴州城换出護軍營均令其至
安慶换防庶可騰出弟之老營來此進兵耳其餘新營且均紮
州城外日事操演以待老營之至乃酌配更調擇期進取弟先
至三山夾慰藉季弟之後乃能親至運漕等處照料一切耳進
巢縣一路不能不配搭新營用新營則不能不略操鎗礮方敢

出隊查北岸軍械所全無火藥甚非所宜伏祈卽日飛咨湖北飭鄂臺趕解藥十萬觔大小子及擡小鎗子各若干迅速交北岸軍械所以資戰守之用是爲至要江西如有現成之子藥亦可飛提取來昨聞鮑公在雲琴處乞藥數千觔賊乃大事乞藥非長久之策萬望趁早留意李少山爲李輔說項李輔乃江西宦之善類正人而最可憐者幸扶植之恩莫大焉陳俊臣果出山否如不來則少一路兵或別有計畫否平坡承其乏預爲辦理淮鹽地步必有裨益坡回感激亦使弟得以略報其相愛獨深之情也頃在神塘河放棹今夜可抵三山舟次奉呈不盡

與劉仙橋胡竹鈞

敝軍在縣招勇領錢諸事荷承照料具費藎忱無微不至感激何可言宣國荃於二月十五日抵皖垣小住未滿十日即率新軍東行將規取巢縣一路蓋以 寄諭催促進兵甚急荃受國家厚恩忝竊高位方愧報稱之無由不得不敬謹黽勉從事耳然力小任重顛踣堪虞事機如適相値亦無從計較趨避於其間遲速唯命祇得靜以待之愼以圖之而已東皐書院昭忠祠承諸君子大力將已落成甚好茲由李吉人總戎處付來湘平銀七百兩係乞得江西欠後右營之款劉賓輪兄弟率周福昆所捐入祠院者也吉人到湘時乞査收弟去冬所繳之四千兩謹將營捐芳名開單呈閱均乞登註荷亭老人所需之十三

經註疏昨已購得一部近日卽託陳舫仙觀察攜帶回湘轉交
荷老也前與諸君子面商速置學田租稅爲新進生員印卷費
之事若趁此次鄉捐營捐一併辦成則用力少而成功鉅嘉惠
士林不少弟本力薄能鮮此兩年閒必尚可竭其愚忱以相助
希庵中丞部下應繳之捐目下以餉絀不能繳擬云今年之內
必可歸楚倘湊集全齊必有數千也至於鄉捐富紳則全賴諸
君子與家仲兄協力成之南望桑梓無任敬企

與伯兄

初一日晡時抵三山營次與季弟相會久別之後季文初經憂
患兄弟相對幾淒咽而不能語至夜閒縱談觀季胸心認眞公

事知其所處者爲不謬矣天地間惟不生子之境爲最苦況又從偃蹇抑鬱之餘値壯盛之年二千里外初聞喪其配耦之耗乎而季弟猶爲達觀抑情自處不差此固季之可敬者耳湘恆營壁尙堅新收之三千人亦尙有條理營盤旣已次第星布各營官均尙認眞辦事祇祝日用錢米有着帳棚鎗礮齊全更加訓練工夫則亦居然可用之兵也祈老兄均俯如所請俾季得以自展稍紓饑者鬱結之情造就成材是爲至要弟如遇公事苟有可以助季之處亦必竭力襄之耳今上午與季商定團聚營基以備禦他日之或有警急季已允十日內照辦矣回船與季共中飯弟卽開船上神塘河也

與李中丞

安慶駐節日對良友聚談此心養得活潑潑地又有作梅良方調治想體氣已復元矣念念六安州之行待至月杪當無不可果以何時啟節祈示知南岸賊踪蔓延至大江邊荻港大通之邁必滅色閒繁昌添賊數千不知其窺伺三山陸營否也春日融和日費鉅鏹弟老營未到新營舟行二千餘里全未操習鎗礮故十日外尚不能進逼巢縣清夜自思內疚曷已前在皖垣卽席所談允隨時隨事惠我箴言并許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佩見大君子推誠相待曲意裁成之雅誼感佩交并弟入軍以來愆尤叢集專管營盤之事已屬蒙昧近復日躋高位力小而

任重智小而謀大未有不立見顛踣者得親家處處指示於未事之前或者隕越較遲非惟弟一人之幸亦此軍萬眾之慶也

與伯兄

弟在雄騰河口發一信計可先到初三日午後抵無爲州初四自將新營之在此者六營點名訓誡盛南萃來之四營今日登陸築壘盛在三山尚未回也南岸賊擾及大江邊荻港已燒但不知下竄三山否據季弟來信稱足保無虞惟其占地亦寬收降之人亦尚有未領得鎗礮棚帳者賊若五日不往犯則土城長濠可成其氣固而可恃矣茲將季弟信呈閱北岸軍事平穩前敵營官有已來見面者據稱賊無甚動作吳于孝到南京後

仍回巢縣矣據鹽划上來之人稱有僞侍王者將率黨上援廬郡近日可以渡江弟詢馬玉堂據云卽洪春元舊姓熊實九江德化人夙爲僞侍王所倚重以兵權付之有年矣所部多粵東人故粵西之小酋亦尙有畏忌洪春元者且無論他省之爲賊者矣聞其將由太平關渡江而北赴巢廬之援前隊有已渡者云云此層究不知所探確與否也弟須俟老營至將新舊兵力配搭停當布置後路守兵乃可率征兵進規巢縣如探明無大股援賊來則可速進否則須穩愼圖之方不使援賊有可乘之隙諸事均乞兄放心糧臺如續到有銀與米務須早解庶免軍中空乏之耳

與趙玉班

承俯允定庚或就家仲兄便至省會之時或就芝翁五月歸覲之便均無不可祗要閣下允許今年訂盟則秦晉之好永聯矣數年願慕之私既慰又何必在數月之速哉大纛防墉功在桑梓既有宵小乘而疑忌宜賢者之不樂於久處也吾本楚人然不能謂吾楚之不好謠近世之疑謗往往無因而妄以相加即如鄙人之征勦安慶自謂竭力爲上司分憂計如上司之調遣省兵五千人以雜湊之萬眾欠餉七八個月而無譁言聞於上前後援賊之死於濠內外者實在二萬以外城賊壘賊之死於皖者實在三萬以外而弟之稟報信函及與人接談未嘗以一

字相矜尚且鄂中自前年五月起至去年八月每月應解皖軍之抵餉銀四萬兩自初至今未解分毫而弟亦未嘗與咏之中丞及鄂台齟齬半字揆之公義私情亦可謂安分守拙矣然如此尚不見容於當時所謂有道君子且逢人輒大聲疾呼有鳴鼓而攻之意其與之黨而同者韓相爲伐異之論且甚其詞以相訾議至今其浪乃稍平凡此出自尋常楚人之見識猶可受也而乃推其端末皆出自海內知名以薦賢退不肖自任者也途險巇豈不可危然吾亦祇得安之默爾而不言又何暇與人計較是非哉韓公有云譽之以爲憂笑之以爲喜吾雖不能憂人之譽我卻不得不做喜人笑我工夫閣下以爲何如閣下守

湖南城垣調和南路西路諸將亦具費焦勞以理諭之何至有不以為德反以為怨者其人乎然以我推測去年所身歷光景知或亦不免矣究之何損於光明磊落者哉在楚之明白事理能識大體之君子甚多毛中丞守正不阿一心扶植善類有郭筠叟意與贊助其間又有黃南叟綱紀軍餉此四君者皆與閣下聲應氣求閣下惟一意勾當軍事盡力以禦桑梓邊隅之寇氛外此羣謠無稽之說何必竊聽介於懷耶以閣下之才能濟物到處相宜四方疆臣願倚畀欲引而共事一方以濟時艱者多矣故不難於蟬蛻楚任之謀耳所願屈意以保障楚界兵事正人君子必多能諒閣下心跡者如眞有意拯三吳之民鄙人

自當以盛意達之長公俟徐徐商定敬以奉聞弟因來函詳述所遇故敢一吐衷曲以證當時是非毀譽之不盡實云

與郭筠仙郭意誠

前寄之函未知入覽否國荃初三日抵無為州初八日至運漕初十日至東關看定前面進兵之路十一日仍回州城目下操練新軍鎗礮祗候安慶老營到日即布置後路守兵而自率征兵進規巢縣耳北岸賊情現尚穩守西梁山玉溪口雍家鎮銅陵閘含山五處以與巢縣爲犄角要皆爲固廬郡門戶也我軍萬八千人除留二千守安慶一千守三河二千守無爲州四千守運漕黃墩三汊河二千守東關及望城崗此外進取之兵不

過九千人前面須敵巢廬之賊後路右路須照顧梁山和州會山及渡江來援之賊將來必須穩紮穩打乃可自立初議李少泉一軍五千餘人亦進含山一路則聲勢較厚今渠軍既改坐洋船赴上海而弟軍獨擊巢縣若無大股援賊渡江而北則十分穩固否則須慎之又慎不敢必其早有所獲耳以用兵論則尚嫌其不足以放餉論則日嫌其過多此中艱苦殊鮮興趣近日不知湘中光景何如欲向中丞公及次山方伯求濟去年允許未解之協餉四萬餘兩以應我四月五月鹽米蔬菜之需而啟齒便涉兩字訣若不啟齒又以臨時分娩痛不可耐求其睡而不得且恐他人先睡耳與其爲我娩致湘中台座何如玉叟

守城爲不可少之人湘中肯放其出境否念念楚事煩隨時惠示爲幸

與毛中丞

再懇者敝軍萬餘步隊而無馬隊不便行陣前已稟請添操馬隊百餘匹家兄批允旋稟官中堂協濟馬百匹配鞍百付官中堂批候口馬到日飭糧臺酌量撥解查此項馬到鄂尚遙遙無期又不知能如數惠給否此時正値進兵將來必有行仗打有步兵而無馬隊則出隊衝鋒收隊禦賊二者皆不相宜目下皖鄂地境竟無馬可購而敝部弁勇均喜用南馬而不善用口馬國荃面請玉班兄在湖南買馬百匹並請其設法解送皖營所

需馬價川貲計在三千兩內外求中丞公語次山方伯設法籌濟即在協餉內劃扣事屬可行不知尊意何如幸蒙俯允即祈語玉班兄迅速辦理是如中丞益我數營兵力也感戴曷已如馬已購就之時或先後分作兩起解皖須有中丞札庶幾尋馬乃可經過沿途而無所阻滯亦乞俯允給札爲感如玉班兄不願照辦此事則無可如何若肯代辦則所需之經費一切均乞毅然許諾且就協餉內扣除即方伯亦必肯允行也

與趙玉班

再者弟處稟請增置馬隊早奉批行而皖鄂營多無馬可購且餉項支絀萬狀亦無款項買馬儆軍弁勇多願騎南馬打仗而

不善用口馬弟因步隊在平衍之地難於收隊急思辦馬以利行陣竊惟吾楚向多貴州馬川馬經過其價亦不甚昂即湘中及郴桂等處所產之馬亦多良者特此函懇麾下代爲採買良馬百匹陸續在長沙瀏陽收買想亦不難齊全大約每匹價值在二三十兩內外總以少壯無病者爲上不在乎馬品之高耳或三十匹五十匹解一次沿途一切經費均係弟認共計需馬價川費當在二三千兩內外頃已函求中丞公設法通融此款交麾下手無論用費若干均從協餉之未解者項內扣除想次山方伯亦必可允行也如中丞公面爲允諾款項務祈老兄即日飭弁收買大約除極貴之寶駿不要年老之病馬不要此外

無不可用之馬耳或全行如數代買或先試買二三十匹解來均由鴻才施行頭一次並希配中等鞍五十付是為拜禱

與黃南坡

正封函間奉到二月二十七日手示敬承一切蒙允許八千石米稍緩時日可以籌濟此種高誼令人感戴不忘所慮交夏後米或改色難以交兌尊見誠為周到然祇要在楚買時確係乾潔之米沿途不准船戶發水則解到行營之時必尚可吃或不交兌皖局即徑解無為州由敝營支應處領收亦是一箇便之法均聽鴻裁施行國荃祇望有米充軍士之饑斷不設因噎廢食之想也兵進巢縣得城尚不知在何時刻下已有撥賊渡江

而北江浦浦口兩城均已告警和州已添賊不少矣敝軍由東關進擊巢縣者不過九千人餘皆分布各處守城守隘守要地也目下幕中繕寫之人尚未隨來　諭旨奏章無人抄謄呈閱徐當如來示辦理附陳椅汀叟已服闋且俟李少泉到上海之日察看情形必有借重長才之時若任之不專堅亦不欲其徒勞跋涉也麓溪兄就醫夷館三月可復離婁之明凡屬知交莫不拭目視頌渠亦熟悉吳中近事其天才乃籌餉勝手耳國荃謬領一軍有步兵而無馬隊頃已函託玉班兄代爲採辦南馬百匹不知可速得半否其經費則仰求於中丞方伯通融籌發將來即從盡解協餉內扣除清楚書生之見以爲事屬可行然

究不知果能償我鄙願否也狗逆守廬郡吳于孝守巢縣浙江賊有窺江右之意南北兩岸事平穩併此佈聞

與李少泉

昨得長公書知上海望救情殷已備船價十八萬兩雇輪船迎接大纛月內可烝師成行彼中人民如海日夕可以出水火而登衽席施莫隆焉惟弟率兵進擊巢縣忽少一路勁旅制含和之賊且近日江浦浦口告警和州亦添賊頗多檄軍以分而彌單又不能隨時價證於高明左右此實非初念所及料者戀慕曷既麾下啟行計在近日雄師其徑至上海乎抑到鎮江必憩乎兩處地方均仗儒將多費下手工夫賢勞良可念矣弟愧未

攀附隨行稍効指臂之勞此心何嘗不歉然難釋惟期此路易於得手常與尊處聲息相通則此後相依之日尚長耳到上海後籌餉輯夷均需用賢乃可以撙節蓋神有候補知府日黃晃者號鶴汀長沙人昔爲上海令熟諳夷情才能肆應善於籌餉令服闋居楚麾下若召用之或使之攝上海令或護道或提調總局三者皆可不辱命焉祈留意弟初八日至運漕初十日至東關看定前路進兵形勢祗候安慶老營到此即率之前進討兵則屈指無多論餉則數月不至時艱如此心緒彌惡佳趣之日少耳此後音書往來頗不易易大約彼此均以寄文安慶公館爲樞紐可乎

復吳竹莊

奉手示敬悉台旌已至皖垣慰甚慰甚倘弟遲到旬日則及與高人相晤對矣何彼此若有相避之意耶抑友朋聚散睽合之緣別有主宰者耶令人悵然來書言側目者流大有吠形吠聲之勢此必庸識碌碌無足數者以閣下翹然之才而又飽經憂患世情冷煖滋味嘗之甚透豈以衆人之是非毀譽而定一身之行藏乎愷塲恩怨究如浮雲之過太虛其不足榮辱吾輩也久矣何容介於懷來今日之所謂某也忠某也詐某也潔清某也污穢不過就一二有力者之口褒貶於皮毛之上和者百人遂甚其詞以相加一經有識者推尋其心跡殊皆不如此蓋自

春秋以來評論善惡之簡冊已多誣罔況居今日世俗之議論乎古尚灼見眞知謂見之不灼猶恐知之不眞且不遽置可否也其待人之慎如此今乃不憑見所見而惟憑聞所聞好惡寄乎是鄉背存乎是黜陟亦由乎是苟其所得聞者悉屬正人而又無私愛私憎也則差謬較少否則未有不毫釐千里者今日主持風雅之不自私其愛憎也幾人哉吾輩又何必曲避其所憎而阿就其所愛也哉但求自立無瑕內有所以自重而外斯輕焉耳以　朝廷大勢論之破格用人任賢勿貳正是天下有道之時凡屬自負一節之長者咸宜効命以相報非必詡詡然謂能致君澤民也卽不如此恐求諸吾心而未安吾以謂君子

之自謀出處也當權衡夫世運之否泰不計較宦場之毀我與譽我明者果謂然耶來書稱吾長公獨憐雄才長公固不以眾人之毀譽定非常人之高下者心中確有把握讀書多見古人舉眼飽看今人豈以羣吠亂噪混淆是非也今吾子師弟之際既有相契於深遠者外人詎得而間之亦孰得以不測之慝相凌者退避之說似非旨趣之正請更審量當知所以自處矣國荃謬從軍旃未立寸績徒邀渥賞今乃辱竊高位旦夕將有顛踣之虞彌覺悚懼邇奉 命規取巢縣任撫廬州部勒新軍布置後路守禦即當率征兵前進與賊相角何時能奪此巖邑未敢預擬倘有得手之仗定當飛速奉聞

與伯兄

昨奉初六日手示敬悉一切弟前動念棨四華山者以聞飭季鮑之軍打蕪湖故擬出奇兵以助之且冀倖順取東梁山也繼聞鮑軍圖甯國代湖州爲釜底抽薪之計弟遂不爲此險著矣從有賊之區過大江棨營總犯節短勢險之忌惟於太平府以下采石磯以上渡江則前面不須再過一道河布勢較遠自是至當不易之論祇候水師布滿下游之時糧路可以穩靠弟當乘勢爲之以現在用兵次第而論理宜會合水師先打九洑洲之賊壘查九洑洲値水落之時並非孤懸江心之洲靠北岸毫不隔水江浦至洲上賊壘遼纔二十五里耳李世忠部下有三

千餘人守江浦城世忠自駐六合外有分枝守天長三處距九洑洲皆不甚遠浦口則官軍與賊兩棄之地也打九洑洲理宜是世忠事而世忠莫之爲弟不便插入世忠汎地尋戰事又查和州下十五里之外至浦六一帶縱橫每五六十里無人煙詢問滁全一帶大致相同始則苦於賊之梳篦繼則苦於世忠所部之薙洗南岸自蕪湖以至江甯城邊卻不如此此今日兩路髮探回報之情形也查金柱關卽太平關在太平府河口水師前數日攻打一次旣未得手反被賊抄去十餘人近日又添賊少許其守益堅矣此水師不知蓄威之所致將來陸師或須費時日也東壩北界高淳南通溧陽東至溧水西近建平弟軍卽

過江恐難遽豁遠略東壩盡兵不滿八千不宜離西梁和州犄角之勢耳來示謂金柱東壩皆可設局取厚釐以贍軍實誠能如願而得豈不甚幸第官軍與賊相爭之交地半載以後商賈猶裹足而不前如弟去歲北岸所復之地所設之卡至今抽釐無幾而昔在賊中抽收時實有百倍之多移步換形勢使之然耳聞雪琴侍郎近日可到黃昌岐有十八二十一率水師衝下鎮江之說弟或乘彼礮船雲集之便率陸師從太平以下過江亦未可知然必待多將軍回信乃可見廬郡狗逆之實在賊情何如又必待都將軍回信乃可知揚州甘泉山大股之實在情形何如方能決定此軍之行止與渡江之早遲耳西梁上下沿

江兩岸地形謹據目之所見及詢之土人者繪圖呈閱茲專人送呈報銷冊祈發功牌千五百張與來人手以便頒發各營填給外祈另發一百張就近給護軍營爲荷柘臯辦釐已派易光斗去烔煬辦釐已派江映青去均今日啟行其鈐記釐票弟處已辦就須發俟其試辦有成乃由該委員請刊釐總局發票也趙少魁孝廉頃間已到容日即派往辦巢縣之釐其鈐記釐票亦暫由此間發用楊鎮南今日已啟行來皖矣

與季弟

今日接伯氏仲氏書藉知一切庚大恆五兩楊公在留塘相得吉域安厝鄧宜人擇期四月十三日屈指而計即今日是也兄

處今日乃得信弟處得信又後兩日矣兄今日至江邊一看關雪琴侍郎明日可到玉溪西梁自應周旋恭敬乃可藉水師之力渡陸兵過江兄明知過江是極不易然探知揚州甘泉山之賊氣燄不十分猖獗多公來信又不須兄助圍廬郡伯氏函諭從太平南渡意在必行是以兄決計俟水師到齊之日卽率衆渡江擊金柱關也目下各營米糧銀錢均不甚充足值此青黃不接之時各處皆無解款到皖所以支絀彌甚弟之新軍近日饑餓否念念數月勞苦身體想強健如常南甯軍情幸隨時告我

與伯兄

十三日接初八日手示敬承一切由太平關南渡兄意在必行則弟可以放心渡江矣陸師紮金柱關本爲扼要但水師恐不能深入內河到黃池耳查內河距蕪湖內河口不甚遠而從太平河口泝之而上則遠三四倍矣河不甚寬無陸師依護似不宜以船深入也季弟前夜到曾港以函招弟上看形勢弟舟行到裕溪上遇雪琴侍郎未刻至曾港旋與季弟從江面一路看下夜間抵西梁今上午雪琴到此季弟中飯後仍上曾港矣雪琴明日約王柱堂帶船來再同看金柱關以下采石磯以上如地勢好紮營卽決計於十日內外穩愼過江也到南岸距上游更遠文報亦必遲緩務求按月解濟米糧子藥爲要卽銀錢似

亦宜常有點綴多公昨日來信無須弟處分兵助圍廬郡云

與黃南坡

前遞各函不知均到否此間渡江之舉決計在四月以內擬紮營金柱關之下采石磯之上使蕪湖東梁山太平府之賊不得與金陵老巢相通俾鮑軍得以一意取甯國也此行雖是險著究可靠水路爲接濟或可化險爲夷雪琴侍郎今日到西梁山商定近日同王明山軍門率水師至金柱采石一帶看地形淮揚水師十營在西梁齊隊擬於四月二十五日衝赴下游過九洑洲後或在鎭江少爲停泊仍須赴上海也國荃定計就此次水師麕集西梁船隻較多可以借帆南渡惟距羣賊巢穴太近

我軍過江時稍犯節短勢險之忌自當加倍謹慎方不誤事湖南批允協我之餉尚有四萬餘兩未賜惠解不知次山方伯已爲我籌畫否乞詢之爲要

與伯兄

昨夜泐上一函計可達覽頃接十一日巳刻手書敬承訓示周詳待李世忠悍將之法應寬應嚴各二條盡之矣并允餉之以米三千石火藥五千觔俟到日當轉交惟世忠所部到處人民爲之一空將來若與我軍偪處太近目睹暴戾百姓之過甚或不能不救全百姓一邊特不敢以意氣用事而已少泉奉 旨署蘇撫蘇事必大有起色守忠信篤敬四字以睦西人何伯又

極傾服已得輯夷機關矣慰甚慰甚仙屏來書議論正大節節
可採韞齋先生有可憐之色甚矣勢利之場自處不可不愼
朝廷現以晏公督辦粤東釐務恰符堯軒之前議甚爲相合兄
奏派江楚官紳爲委員隨晏公赴粤辦理宜早宜速乃有款濟
急耳弟札委趙易江辦巢縣柘皐烔煬之釐均已咨商君應由
總局轉詳樊沛仁才略甚高擬留辦金柱關也黄南坡才最大
與弟共患難多年至今尤事事應手撥之公義私情均應有以
報之問心乃安去年安慶案內經秀相核去此次不便插入開
單保舉用特稟懇兄奏保黄君實缺令其專辦淮鹽課稅以贍
軍實伏乞俯允夾片一奏爲荷

與沈中丞

前月肅復一函計邀鈞盼嗣接少彭信知大纛親赴信州防堵奠安江右之民欽佩無已南陵搜獲偽文甯國賊酋調衢嚴之賊不可圖竄江境亟宜回援甯郡文內稱係第三次調兵回援之文云云旋聞左帥部下獲勝江右邊圉卽日可以解嚴仰見福曜照臨到處皆春慰甚頌甚竊聞信州建郡卽已乂安無事我中丞可省沐風櫛雨之勞刻下當已回駐省垣矣整飭吏治訓練營伍定必煥然一新令人景仰曷極國荃駐軍西梁山操練新營倏已兼旬雪琴侍郎昨日到此稱將於十日內布滿水師於西梁山和州一帶敝軍留守北岸者既可以長江水面爲

糧路國荃即可率征兵七八千人渡江紮營稍分南岸之賊勢冀幸釜底抽薪俾鮑軍得以一意圖甯國耳現擬從金柱關以下采石磯以上深溝高壘使蕪湖東梁太平之賊與金陵老巢氣脈不通仍恃水而爲接濟之路要亦穩著惟從有賊之區過大江紮營犯節短勢險之忌須慎之又慎穩紮穩打方不誤事耳頃因火藥火繩擡小鎗子均不十分充足而皖城創造三局初立未久鄂臺支應本省及多李之軍諒鮮波及於我軍者夙慕中丞慷慨好施與之名用敢冒昧乞憐求惠賜火藥三萬觔火繩四萬盤擡小鎗子共二萬觔火箭噴筒各二千件藉資敝軍戰守之用幸蒙俯允委員賜解皖營則爲惠甚大感激之私

永矢勿諼此本非分之奢求因大君子素抱澄清天下之志不分畛域又與家兄氣誼相孚同舟共濟當不厭此瑣瑣干瀆也側聞中丞為江右圖百年之治計在樹人有吳城辦釐委員魏瀛者楚人也向在敝營幫辦有年國荃深知其正直無私雖有吏才已保直隸州留江補用昨接來信有三條尚可採擇抄呈慈覽魏牧氣味純厚辦事亦尚有膽識無官氣而有條理實讀書自愛之流也中丞如須用人之時請試用之以驗其能否少泉中丞到滬後輯夷禦寇籌餉治吏諸大政均井井有條鬱之數年至今乃一發抒良不負所學矣

與李少泉中丞

前奉復一函由家兄處轉遞想邀諒察昨日接家兄抄示手書敬承一切嬀嬀如何伯者且畏威懷德遵照從令此後西人益帖然服矣天地間惟忠信篤敬無不可行之地況西人夙亦崇尚信義既久與昔日之委瑣偓促者相持不堪其苦忽睹大君子誠信以馭之明敏以決之判是非於幾微定可否於俄頃形外誠中絕無聲東意西之習令行禁止一洗朝發夕更之煩自立在此尊 朝廷亦在此西人之讋服亦何莫不以此耶欽佩曷已三月二十七日德星見諸天象覘者謂主吳亂之速平公奉 命撫蘇 朝野稱慶聯中外爲一體恰在斯時中興之轉機孰有大於此乎國荃駐軍西梁訓練新營又二十餘日矣月

糜難得之巨餉此心時抱不安昨得多帥回示稱無須我益兵圍廬郡又得都帥回示稱儀揚一帶亦足支持北岸九洑洲之賊爲數無多李世忠駐六合其子李顯爵駐江浦當不至令此股內犯皖北也家兄諭國荃一軍從太平府下釆石磯上紮營謀取金柱關一則可以隔斷金陵蕪湖之氣脈一則爲鮑軍攻甯國分賊勢此著原屬扼要但從有賊之域過江微犯節短勢險之忌且留守各城隘占去九千人力大約可挈以渡江者不過八九千人耳無警之時在江北則嫌其食餉過多一議渡江則單而又單矣然自當謹慎圖之冀幸將來可以爲長公與我公稍分一隅之憂勞方少盡區區之微忱耳國荃新立馬隊二

百匹冀得洋鎗一二百枚以利行陣而難覓佳者如何伯所稱之
佳製可購得否均須二尺長一枝單響百枝雙響百枝伏乞我
公代謀之早爲寄到百叩百叩或由輪船搭解安慶或別有委
解之法均求斟酌施行要須防中途乾沒與拋擲之患而已其
經費或作爲協濟之款或由我中丞扣除本司養廉均無不可
總之馬步行陣恃此一二百桿相依爲命以後報德之日尚長也
愛我如公其必有以應之乎盼切禱切幼丹中丞親赴信防昨
因解嚴仍回省垣吳小泉先生計早抵章門履新任國荃近來
未接來函也少彭爲幼公嘗務處調鶴汀札長公已早發程學
啟部下克無爲三河所保數十弁勇昨已開單稟詳請長公稟

奏祈語知程營官爲荷雪琴侍郎前日到此昨往看和州鍼魚嘴采石磯等處地形矣黃昌歧訂本月十八至二十五在裕溪口齊淮揚水師隊或者二十五日可啟行前來也

與伯兄

第二十早率大隊渡江午刻將壘修好未正各帶親兵馬隊看太平府地勢賊從南門外過浮橋挑選精銳數百人守北卡我軍分路而進打破橋卡進北門城追殺賊約二三百人獲旗幟鎗礮刀錨甚多追至南門浮橋邊賊折斷浮橋以礮火穩扼南岸我軍克復殘破不堪之府城而不能過河打金柱關是日水師轟打金柱關一晝一夜受傷者甚多而賊仍負隅如故二十

一早弟軍遂至馬陰街之上三汊河上泗渡一帶依小河紮營并偪紮南門與賊之湖橋對壘轟打一天派舊勇浮水搶得賊之大浮橋碼頭船三隻又將上泗渡之民船二十餘隻放下爲明早渡河之計是日隔小河相爭此浮橋我軍受傷陣亡亦二十餘人然目擊打傷之賊實多弟料我軍扼此後路不特金柱關可以速得卽取東梁山與蕪湖亦必易得機勢乃竟如我願初更時分金柱關石壘之賊放火水師已上岸奪此堅壘馬陰街與三汊河亦相率而遁大半往東梁山去矣明早卽派隊進攻東梁山也俟得手後再飛速奉聞弟除留人守金柱關及三汊河外擬帶全隊上去圍攻蕪湖查東壩河必要由三汊河經

過乃可繞入黃池灣扯我軍守太平之金柱關與南門外之三汊河口則可省水師之礮船多矣倘幸得蕪湖則東梁一隘水陸均可不必守也連接四月十五六兩次手示應復之語照對於後

一金柱關既復可以設一大卡除抽小河口之釐外并抽收長江之釐來示所謂沅八成季二成弟意不如雪二成季二成沅軍分六成似更公道蓋水師纖攻此處費力不小而傷人亦多且抽長江之釐全靠水師稽查也弟容日卽絜樊沛仁辦此卡起初卽用弟處頒發鈐記釐票亦無不可俟弟詳文申兄處并咨文萬公處到安慶之日卽由萬公主政弟則放心不管釐事

一意謀辦賊豈不爽脫

一挑馬及赴鄂省領馬均求兄飭弁主張弟不暇爲也參領佐領爲旗官之專名弟竟忘之矣我選鋒馬隊二名色卽當更改字樣尙須從容乃可詳上也

一李世忠部下虐民十倍於賊欲爲百姓作不平之鳴須待與之相遇乃相事爲之然弟擬仍是忍他爲正辦至於兩妙訣弟自度皆不能到强兵如虎非我力所能學者揮金如土從何處得金耶袁午帥無一兵到潼陽柘皋而乃奏稱肅淸潼柘亦可以不必矣世忠乃午帥之所愛也

一濮元慶并不知地勢來示考語四字的確之至然弟每月以

六兩篆之亦無不可由大江進灣址之口子弟祇知蕪湖與金柱關之兩大口至於東梁上之一口與東梁下之二口弟均未親歷口邊訪聞極小皆不能進船運糧今日問上泗渡到甯國陸路祇九十里到東壩水路則一百三十里耳三汊河出金柱關則祇數里繞至東梁山後則三十里有奇金柱關到采石磯則二十里從太平府進金陵則一百四十里不隔水中途雖有小港皆有石橋可過也

一李鄭幫勝軍務原故既多向望詳示來諭稱調李部分三四千人由采石南渡之說及多公攻九洑洲由金陵對岸南渡之說不知狗酉在廬郡逸出之大股究竄壽州與苗黨合夥否如

此曾漏網吾恐不流毒於豫則亦皖北邊圉之患耳仍須看準此股乃定大計弟上攻蕪湖不遠言進取金陵人必無議我貪功者矣兄來論謂與此數人共享功名一語似乎揭鍋蓋太早軍事之變動無常弟近日愈覺膽小可怕且處處留人分守久之愈覺兵分力單耳功牌已領到謝謝日前保案求早辦摺拜發爲叩

與季弟

昨午專送詳函求弟益我三千兵力想已決定啟行矣旋接二十五夜來信藉知一切所云待鮑得甯郡待四營之棚帳發下乃可開行此二層本屬至理至情特非權衡變通之道耳弟未

知可以無棚帳者守甯陵而以有棚帳之四營發來助我何如兄營明日進穀村到金陵城祇四十里耳自當謹慎步步爲營不敢浪進煩弟放心卽日決策帶湘恆千人另配千人迅速前來助剿金陵是爲至荷兄調和州之三千五百人明日可以渡江後日可以紮江甯鎭也多帥來函稱狗逆竄出之萬餘人已被渠之馬步兵追殺無遺僅狗酋率死黨三百餘人投苗沛霖闔苗以之縛獻勝帥云云似此若確則豫患亦尚可平耳朱明諒接帶保字營甚好陶君沒於軍前勞可憫應請 卹典以慰之何如王明山今日已攻打九洑洲矣

與彭雪琴侍郎

國荃軍次合樂山肅呈一函不知已邀威盼否二十六日次六郎橋明日可進穀村則距金陵城祇四十里矣昨得多帥來信稱追殺狗黨不下萬人狗酋率三百餘人投苗閙苗因縛之以獻勝帥云云此耗若確則豫捻之患亦暫紓矣荃調和州三千五百人明日可以過江更益之以吉後千人同進濱江一路然合計尚祇萬二千餘人也恃水師爲根本以水面爲糧路步步爲營穩紮穩打但求站住一隅亦可屏蔽一方之百姓及時下耕則秋後之餓莩較少第以孤軍深入重地全仗依水師相輔而行刻下厚帥未到惟麾下總轄全局統祈通盤計畫早爲佈置以何營紮前敵以何營爲輪替以何營爲策應其事江面征

剿之勞隔斷南北兩岸之氣脈俾弟得以互相聯絡實厚幸也
大纛征剿東壩計已凱旋矣

致李少泉中丞

二十四日探回稱丹陽鎮之賊因聞蕪湖東梁金柱三股全數
滅於薛鎮地方故亦膽寒乃自焚其積聚及新擄來之糧共三
千餘石又燒燬丹陽小河之船二三百號遁退溧水云云荃因
旁路之賊倘且畏退又百姓求早進兵乃可及時下耕是以定
二十五日拔營進兵二十六日紮六郎橋二十八日即可進穀
村此中大路也其濱江一路則候和州之三千五百人渡江進
江寧鎮因一軍人數太少不能分進右路之秣陵關恐距江太

遠轉運米糧子藥爲難又恐有援賊速至從中隔斷我軍之氣脈荃調齊所部過江尚不滿萬三千人征剿大地本極單薄擬步步爲營穩打穩紮早爲擇地安置老營與水師相爲依護待立腳稍穩再謀制賊之法倘忠侍二逆來援金陵則他處亦抽釜底之薪於大局不無稍補昨得多帥來函稱克廬之後又追殺狗黨萬餘人僅賸狗與死黨三四百人飛投苗沛霖聞苗已因而縛獻勝帥云云此信若確則豫中之患亦紓矣荃軍渡江後攻剿頗爲得手惟部下兵力無多不敢過於神速不敢放膽遠略恐蹶而難振轉誤大局也不然若趁此風利不泊之勢進一枝略東壩取而守之則蘇湖之賊與金陵之賊隔斷氣脈我

軍圍金陵者亦可省兵力籌餉者亦可得東壩之利實兩妙之著無如力薄不能為也雪琴率昌歧昨日帶水師往看東壩桂堂等已約水師攻九洑洲若李世忠出江浦之陸師合力圍之則此隘亦可得矣

與伯兄

前日合樂山營次呈一函昨日進紮六郎橋盛南率九營亦今日到此弟率八營明日可進紮里村該處距金陵祇四十里耳濱江一路係調和州七營明日渡江紮江甯鎮因接多帥信稱已追殺狗䕸萬餘人狗酋自投苗沛霖苗因而縛獻勝帥處此事若確則豫省之患易紓耳北岸已清靜弟是以調西梁山之

吉後營亦過江來惟留親兵三隊看守石城石壘與梅椿以待湘後左右營之至而已又函請季弟祇留三千人守南陵以黃少昆主之而自萃二千人來助我濱江一路想季必應我也繁昌魯港二處祇須水師守之足矣湘新後祥後守蕪湖振字守金柱關嘉字守鹹魚嘴均依水師以爲固可以放心也惟季部尚有四營無棚帳應請兄早爲飭發當此用人之際季之所收又是已成之局弟意就而成全之藉資他日之力兄意以爲何如弟近日迭函聯絡與吾桂堂等君幷敬接雪琴與吾陸師與彼之水師相輔而行就江面爲糧路則日後雖有大股援賊來擾吾後亦足以自立耳至於米糧子藥銀錢則有兄在皖主

持必能源源解濟弟可不必瑣瑣干瀆矣雪琴率昌歧已往看東壩柱堂來信云近日卽攻九洑洲也

與伯兄

前日寄呈一函計可先到旋收拾拔營昨日紮穀村今日紮周村距金陵不滿四十里耳調和洲三千五百人昨日過江今日紮江甯鎭下之板橋地方弟今日將大勝關三汊河形勢看清該二處各有一大石壘我兵必須從此下手庶陸兵乃有進糧之路容日卽搭小湖橋從後路繞入以圍之不難攻堅也好在此二壘距城尚有二十里孤懸於外或見我兵圍其後卽思遁退亦未可知查此間橫過秣路關尚有三十里其自大江邊則

五十里乃抵秣陵耳守關者千人已有降意恐金陵添賊往守
漏洩其機關則不能降弟明日率八營隊伍以驗其規模何如
若可倖得則佔據此隘將來阻隔援賊進兵之路是極好之事
但我兵人數太少力量太薄恐不能遠分以守秣陵關耳兩日
登大小牛頭山俯視金陵地脈之大我兵到此渺若滄海之一
粟蓋與圍吉安景鎮安慶迥乎兩樣規模大約非三萬四萬人
不能盡合圍耳若能於七月以前調集大兵不使城外之糧進
城則可多省一年半載之兵力否則又成累世莫究之局矣昨
接二十一日兩諭并家信欣悉一切科一得縣案首有如此才
氣文筆衆議亦必翕然斷無有擠至塘裏者保東征局官紳即

附奏南翁公道之至切勿以衆人昔年之說致掩今日之大功也

與伯兄

前夜寄呈一函昨早子刻出隊行四十里卯刻抵秣陵關賊壘巍然周環皆水我軍不能仰攻偵知賊米糧子藥皆不充足我軍環呼投誠者免死僞舒天豫汪伍登及賊酋尙彪周蘭璧等果出壘跪求乞命弟令其先繳軍器及馬驢二十一匹將壘賊點出共九百餘人遣其幼小無用者四百餘人回籍其無家可歸者三百餘人則留之意在使之呼降各壘也并令尙彪列出先不肯降之數十人殺之矣因秣陵關距江太遠轉運接濟大

非易事我軍太單不能守及秣陵是以未留人守此關今日以頭幫十二營進大定坊在三汊河之後搭小浮橋擬明日進圍大勝關及三汊河之賊石壘後幫六營明日進紮其濱江九營則暫駐三山板橋兩處以保運糧之路必待大勝關三汊河二石壘既得之後乃有泊舟之處弟目下所以不催礮船急進者以三山板橋均不甚好安船也我陸營各民船裝米裝柴者勉强安泊三山若有風浪則須上泊采石磯矣以現在布置而論待季弟之四千人到亦可圍金陵之南方及西南隅依水面為糧路雖有援賊來亦可放心穩站脚根矣若求合圍則非添一二萬人來不可且非水師多帶礮船來不為功季弟允端陽前

後帶全部來此大約旬日可到也闊狗酉被擒已縛獻來安慶不知確否

與伯兄

初三早寅刻一函報奪得大勝關三汊河兩石壘之捷殺賊無算收降二百餘人解散百餘人其餘均遁進城弟率義寬克副後吉後進紮偪近頭關而留長勝守二處之石壘辰刻雪琴率水師亦至弟亦帶隊趨中路看雨花臺地勢矣下午至暮水師排礮轟打頭關甚急賊不能支二更放火退江東橋水師陸勇追擊之奪得頭關要隘從此有泊舟之所陸兵有運糧之路可放心進中路紮入濠內安置老營矣初四日弟令濱江數營偪

近江東橋紮壘而自率十二營偪近雨花臺紮壘金陵城氣勢甚大目下我軍尚未能圍一半也憤節等六營今早已進紮矣容俟布定形勢均有頭緒再繪圖呈閱也目下我營距雨花臺不滿一里距南門亦不滿二里形勢所在又就昔年第二次所開之濠不得不進偪佔踞形勝祇要米糧子藥來得充足雖來撥賊二三十萬儘足支持數月之久但力薄不能合圍此心時覺歉然昨日今日城賊均出少許窺伺我兵進紮形象彼此均未挑戰據探報洪逆已迭次飛調偽忠王來援不知果來否倘逕來則他處之賊勢亦必稍衰也聞金陵城米糧百物均極足恐非添兵合圍不能蕆事想老兄必有勝算矣皖中所存米與

火藥須早批解鉅款前來庶使濠內微有存積臨事方不掣肘也

與彭雪琴

初三下午連接手示敬悉一切雄師入內河獲勝之後出江又克頭關轟打江東橋九洑洲等處聲威所至賊膽彌寒佩甚頌甚弟初三日亮隊至雨花臺一帶看明地勢初四日進紮營壘距雨花臺不過一里距城不過二里卽日當深溝高壘以俟援賊之至堅壁自守站住脚根都多李部渡江以合陸路之圍戈船掃蕩江面以斷水路之接濟則恢復有期矣承商請杜堂軍門派礮船以護陸師裝運之船仰見關垂維意感激無涯敝軍

深入重地所恃以無恐者全仗水師爲根本以江面爲糧路耳此後仍希照在安慶時一樣顧護則裨益良多矣聞救援甯國之賊號稱十數萬惟祝鮑公將此股悉數殲除自可免吾後路之憂耳

與萬篪軒廉訪

昨得瑤函敬承一切黃君五月仍解安慶釐金前來甚好往來去住不必拘定形迹也據李少山云易光濟在運漕局辦理妥叶自不可准其假歸且查易之告假係畏壽鱗之氣燄凌厲恐後來大不相安不如先去之爲是弟所以改玉溪運漕各辦各局者亦此故耳章壽麟官氣太重其隨從之人聞多不甚高妙

易光濟誠實愚蠢之書生耳刻下既認眞辦局中之事似不可准假弟處未批准乞尊處亦勿批准爲荷弟二十五日自太平府從中大路進兵二十八日抵周村卡殺賊數十人初一日奪秣陵關殺賊數十人收降五百人解散四百餘人初二進大定坊一帶繞紮大勝關三汊河之後路薄暮搭成浮橋派人守之兩處石壘之賊毀我包裹四更後放火經我軍守浮橋之隊追殺其尾奪得大勝關三汊河兩隘派兵守其石壘初三日派濱江一路進頭關紮營適雪琴侍郎率水師亦於巳刻抵頭關矣排礮轟擊賊膽益落二更放火而遁水陸從堤埂追擊之弟因既奪得頭關我陸師可以安泊裝運之船水師有住宿之所是

以濱江一路進偪江東橋紮營中路十八營進偪雨花臺紮營均以初四日紮近距雨花臺不過一里距城不過二三里耳形勢所在雖節短勢險亦無妨礙定計深溝高壘以俟援賊之來仍當穩跕脚根不浪戰不疎忽當無虞也鮑公已進甯國聞援賊麕至若畏鮑之威而不敢相角則或來尋我後路亦未可知當謹愼以禦之旬日東馳西突不暇坐案前握管故未批解龍申二公處皮殼時用歉然惟皖軍深入重地總以米糧火藥餉項三者相依為命伏乞皖局時常垂念惠解源源則所賜多矣

與毛寄雲中丞

前承薦來之呼延霖技藝絕倫亦有血性在此頗爲得力且甚

可愛聞其隨侍麾下辦團有年是以昨次詳保藍翎千總陳友
蘭已保守備矣聞呼弁云公部有潘玉者膽氣技藝均有可尚
公現派令敎習撫標三營短兵鎗法今已數月想有成效可否
令其來敝營出力何如查珂鄉向多武健驍銳之士勇敢過人
若用之於行陣之間以精銳短兵雜於鎗礮長兵之內必更得
力弟意欲求中丞在於貴鄉團丁內挑選技藝最高如呼延霖
潘玉等類者數十人來江南大營弟當優視之令若輩傳授湘
勇鎗法拳法以倡湘軍精熟短兵技藝弟亦當傳令營哨官敎
若輩以戰陣束伍步法整齊奇正伏應之法行之一二年彼此
相觀而善薰陶漸摩開通風氣不少是以南人之所長訓北人

之所短以北人之所優嫻南人之所絀此中若物色訓習一二偏裨將官曁曰如可勝効力行間之任則珂鄉多明於湘軍紀律之士卒亦西北之大利一旦有事舉而措之裕如也其爲利不更普且長乎老兄如以爲然則請代爲設法挑集少以二十名起多至百名爲度薦送敝處沿途貲斧口糧皆弟處承認或目下郎從協餉項下提出一款作爲支放弟營口糧開銷亦無不可但兄處與弟處均宜作私事辦不宜作官事辦擇焉必精語焉必詳庶絲毫不動聲色而將來可收實效矣老兄如肯毅然行之伏乞召集梓鄉能幹有氣力而又嫻熟技藝願遠征年餘者方爲有益總之但取其精不在乎多也如到此數月之久

將湘軍紀律陣法學習既熟而又目覩戰陣數次不願在營欲急回籍弟亦各從其便至於每名每月口糧若干由尊處酌定弟不遥定耳此係晉楚兩益效在隱微之舉是否可行伏祈老兄卓奪與意叟商定示復弟謬領軍旃未立寸績空存報國之心毫無涓埃之補每對知己之前惟有俯仰增愧而已

與黃南坡

頃奉手示係七月初四五發者乃知湘中秋初米價尚騰貴此亦出意料之外然採買維艱價值高騰僦運又無鉅款可以發出買米當此窮而鮮依之時不呼籲於父母之邦而誰求乎目下日吾叟設法飭令薛炳煒持東局所領三萬兩早爲辦米回

營是爲至要湘中蓋藏雖虛斷不因少此萬石而有他虞伏乞吾叟商會省城當事諸君子毋禁此行並求極力派人襄薛炳煒星速辦齊早解爲懇揚州下河辦米之說目下勢所難行一則久旱之後六月下旬始得雨而耕紳民方慮鎮揚瓜洲各大營兵食無從措辦蓄爲隱憂何能供上游湘楚各軍之採買乎一則九洑洲未克船行上水飛芻挽粟尤恐貽誤且李世忠部下散布要隘毫無紀律漫無道理恒爲行旅居民之害無有敢過而問之者縱使能挾重貲以往又安能挽紅粟以歸乎且微軍之謀米於湘省也恃有吾叟與諸君子之摯愛往往以一紙文書卽可得半月兼旬之食其餘零星添濟日食之米則湊集

數百金千餘金至皖鄂江右各市鎮擇其乾潔而價廉者採買回營使者固已絡繹不絕於道猶間有朝饔不屬夕餐之憂若概禁湘楚採買米糧一塗而乞憐於他處伊誰爲我緩急相應之人乎兼此三者所以不能不望湘中大老格外垂憐也來函所稱東局指解之鉅款如尚未啟行則望照前次公文提出一款交薛炳煒買米爲荷承次山方伯已惠協餉二萬此等高誼直薄雲霄感激曷已前得仲氏家書稱次公輕騎減從到處慰撫飢民勸示平糶無論貧富莫不歡聲鼓舞今接來函詳示功績益見實心實惠之逮乎以次公之能安民寄公之能知人可謂兩美具二難幷眞吾楚之福曜也晏星使抵粵後與皖之書

及初陳事理之摺似乎與鄉泉所述不符微窺其意與辛老倘慽而與者老不免臭味差也惟京官日久外官祇任封疆其器量甚正大才或未能精於綜核細微一俟少泉少彭到粵之日當有提綱挈領之法惟視其不仍包辦舊章則於事公允而措施自裕如矣來函稱官兵圍神策太平兩門台旆即可東來此二門者鮑軍到後兵力乃可及其隅此國荃所以有增募之念蓋意在鎖圍以殲其渠然恐終難如願而償耳以現在大勢而論上游水師宜分十營屯紮燕子磯以下楊彭二公一宜主持上游一宜主持下游則江面關鎖乃緊刻下二公所部戈船悉屯大勝關以上主將亦不親來過問布置持重無逾於此國荃

亦不敢以此意上陳恐啟議又貽口實也中秋前後鮑軍布遠勢而來紮定老營荃當繪圖馳函奉告吾叟可以定東下省墓之期矣

與伯兄

昨接十一日排遞一函並抄趙熙文一件藉知一切查趙函所陳昔日金陵大營利弊及今日進兵次第緩急均屬偏隅之見無甚可採者據此間紳員所稱當日情形殊不如此即以拔本根翦枝葉而論前年之謀皖垣不聞其先翦舒桐廬巢而後及於安慶卒能收實效於一年半載之間今長江已悉為我有民心已亂極而思治賊勢已渙散而大衰且猶為先圖蘇浙後拔

金陵之說是之謂不知務也以鄙見觀之正宜通力合作先撥其本根則蘇境亦可迎刃而解悉萃於浙杭了結此亂乃今日東南時勢不易之理如茲論之所陳云云吾見其多惑也季弟盛平二營蒙賞從七月十五日起口糧甚好弟之三營惟東關所立選字營適值日夜馳剿之際忘記肅函上陳若秣陵關收降之五百餘人大勝關頭關收降之五百餘人則皆於報捷之函報仗之稟帶敘此條矣前承飭行批摺旨內亦有此語為證來諭云並未之聞或者公務太多不盡記憶其細微也弟昨因官鹽官錢兩項之撤該營等口糧無著不得不早報呈如不遇此事則亦仍照錄鬧字營之例事竣乃報聞耳此弟之疏處亦

弟之倔強處求兄原諒之承詢及病勇服習水土一層大約營營皆同近江邊者吸食海潮輒多寒疾服山岡濠內塘水井水者輒多熱疾自到此後目睹白骨狼籍污穢不堪即令其掘闢九仞之井亦有得新泉者查其受病同也老營之人久征於外慣受風霜死者較少新營中竟有一隊死勇夫七人者言之塞心思之驚悸其謂之何哉從前同來之餘丁隨勇本多今則概補入伍矣補後又不知病若干也所幸秋涼時湘中子弟來此者多祇要有餉更換病假不患無人充額數耳日前建醮祈神而病者不加少今日乃大仿古儺禮以賽神鐘鼓震天塵埃滿地體聖人神道設教之意鼓舞眾心驅除疫癘之氣但不知果

有效驗否也南坡來函稱東局有巨款解來嘗不知何時可到東局保案南惲鄭意裕胡李等員均祈從優酬勞以示鼓勵爲荷季弟病已愈此間守濠壘儘可支持不誤乞勿系念

復郭意誠

石阡天柱之匪同時竊發晃靖邊防戒嚴吳周諸公擊賊獲勝要隘既握當無闌入之患得吾叟與中丞公運籌決策綢繆未雨桑梓自有乂安之慶越境痛剿一層恐亦難行蓋黔中之盜源不淸縱賴客兵剿除一隅終不免有旋滅旋起之虞可見擇吏臣安良民而除莠民非迂談耳湘中早稻登場不至荒歉良堪欣幸被水各屬不知成災否七月陰雨爲害晚稻否念念世

亂尚不足憂惟期年歲豐稔平亂者乃有著手之處此中關繫良非細故徽軍蒙中丞方伯格外垂注已解協餉二萬南叟於東局濟以五萬得此大有果腹之慶感慰曷極粵釐初政綱維未舉主客隔閡南叟自以不去爲高君家長公不願赴滬履任其志甚堅其詞亦甚果決到皖時與吾長公必謀商至當之理以定仕止久速而適乎時中也居今之世爲官本極苦事而介乎上下邪正之交尤君子之所弗能堪也筠老學道愛人時賢罕有能及之者其羞與齷齪之輩周旋舞蹈宜矣此愼厥初服之意亦良可敬如其惠臨徽營弟當覓其說以廣之仲氏昧於知人輕聽輕發至今未改素性弟去冬在家嘗進諫言比見俯

納不意今茲又有無端牽引口不擇言之事幸大君子諒其樸愚包涵度內且有成全令其韜斂之意在遠聞之感何可言然有吾叟藻鑑之精用人之當維持鄉國去危即安功在隱微凡屬讀書知道之君子莫不起敬起服斷無有一二不能見諒者或上累及於盛德耳同道爲朋事久益見無欲能剛德必不孤天下未有中正和平之度如吾叟而猶慮及有他患者請紓廑念國荃學行無似謬承知己教愛有年不敢以衆人自待其身每於發言行事之際持身涉世之間往往求其心之所安用人用錢二事於考究根柢之外專意趨廣大路數而心中實微有權衡苟非正人吾勿與也苟出分外吾勿取也在己之界限絲

毫不敢越在人之評隲或今昔而不同可見世人之以耳爲目者多矣吾輩但盡其在己之學不必曲意以徇人以我證臾則臾一旦廢然思返也不甚明乎此間軍事平穩二十三日又添僞燕王擾賊一股我軍病勇雖多必能站住鮑公定八月初間拔幟前來探稱侍逆輔逆悉集溧陽四安定埠一帶以扼鮑軍來圍金陵之路然賊已勢衰氣弱當易掃蕩鮑軍至則可合圍剿辦矣

與李少泉中丞

久未奉到中丞鈞示彌切瞻企有人在此間說日來釐剔各局蒙蔽集弊日無暇晷漸已弊絕風清每月可多出經費一二十

萬歸公用以充軍餉仰見洞鑒精明不動聲色疾若轉圜而滬上政務爲之一清欽佩曷已然彼爲中飽之謀者膽大妄爲遂至於此人心之險良可喟歎筠叟鶴汀不知八月可到否筠老頗不願服官到皖門乃決定進止想長公必能勸駕以行也西人有垂涎上海土地之意其論不知發於商乎發於兵乎抑出自其國士之意乎此事須總理衙門有站勁乃不爲所震嚇耳此間鮑公不趁秋前來或又是持久之勢國荃近患濕熱徧體骨節疼痛不中世用已可概見軍士疾病者比在吉安建昌爲更多病不起者百人之中恒十七八人竟無良方以起之其謂之何

與趙玉班廉訪

此間自七月至今城賊援賊皆不來尋戰軍中人多苦疾病之糾纏比戊午夏秋于役吉安時有過之無不及也病而死者不少從前隨營餘丁甚多今概令其入伍而每營尚缺額二三十名不等近日湘中壯丁來此報効者頗少老勇回營者亦不多或時候未至與捌路遠艱於川貲改而他適與否則係屯埜上游憚大營之秋疫而不遽來也涼秋晚稻登場忠侍兩逆酋利其易於擄糧必重集羣黨來援金陵倘賊力既厚必環繞吾後與我軍相角誠得趁此時整飭營務兵餘於額束伍益嚴則氣勢斯固方足以禦大敵而無虞若在我者有分毫整頓未盡則

心中究少一分把握麾下以爲何如尊處向爲驍建萃之所向祈諭知部將多爲指引丁壯勸其乘一水之便遠赴下游投効或樂於從事者多亦裨益敝軍營務之一端也恃愛奉託瑣瀆藎忱祈諒之

與伯兄

接初七日手示敬悉一切希庵病可速痊可喜之至惟有初次拜摺即行不顧其他是最妙之法不必遲疑至再疏也午帥之去留無關軍事之利鈍但須託人循行其舊有應更張者仍宜更張也承解四萬來濟眉急於此時直有生死而骨肉之恩非然者殆矣近日援賊仍來猛犯聞亦多倒斃者可見天意之無

私此間從前新營病絕者多近則循環而至於老營死者亦不少實無可如何之事隨營餘丁既以之入伍而每營尚缺額一二十餘名不等惟盼湘中子弟入營投効者早到充補趁此秋涼整頓營務庶幾禦大敵乃有把握耳季弟前日在此中飯觀其氣色已大好矣可慰之至弟左手不遂之患已愈六七醫者云係風寒濕十月可全瘳也

與伯兄

昨早發信後而解四萬餉銀者遂到日晡哨官忽忽辭去弟以臂痛故未及申謝前承給公文五角護照八十張計可辦九千六百引頃該商等來領文票稱情願十個月可以如數引運上

行但慮及若概售於江西之吳城縱不虧本亦必毫無利息擬請在皖境亦准銷售仍完安慶之十二文也如或在大通亦可銷售不知以應完安慶之十二文可否就近繳於大通局內據稱辦票鹽不難於出貲本運下游之鹽而難于江皖通行銷售特請兄明示此項護票引內之鹽准在大通安慶出售否弟以爲既完安慶之十二文釐金則江境埠頭口岸均可發賣不知官事果然否若准於大通銷售少許變錢完釐則初次試辦措現成貲本較少而願做者多矣如准以安慶之十二文就近繳於大通釐局亦屬可行則來者更多要之以此爲枝葉仍以運至吳城廣行江西引地爲正宗此弟諭該商試辦之始意也而

該商等謂須購洋船拖過九洑洲多出此一層經費無此枝葉徒用正宗萬難以九千餘引悉到吳城此說亦甚有理弟是以先函請示伏乞逐層復諭以便轉飭遵行如以爲可弟當補具公牘求批示飭遵耳